

# 人 生 踩

真实的东西才恐怖。

周德东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 
万卷出版公司

# 踩生人

周德东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 
万卷出版公司

© 周德东 2010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踩生人/周德东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 
2010.6

ISBN 978-7-5470-1026-6

I. ①踩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  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09264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×210mm

字数: 200千字

印张: 7.75

出版时间: 2010年7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冬梅

特约编辑: 雷同

刘莉

装帧设计: 伍奕

ISBN 978-7-5470-1026-6

定价: 22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\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鬼神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。

人类之初，由于不了解雷霆闪电山洪地震等等自然现象，就创造了鬼神文化。鬼神文化乃文学之母，作为一个文人，我对其充满敬慕之心。

时间深邃，空间浩瀚——渺小的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探知永远是有限的，因此，恐惧无边无际，无始无终。

恐惧感来自遗传、经验、想象、暗示。它伴随我们一生。

婴儿离开漆黑、柔软、温暖、寂静的子宫，对光明充满恐惧；长大之后，对黑暗、灾祸、玄虚、未知充满恐惧；于人生的尽头时，对死亡充满恐惧……

东西方的惊悚文化不同。西方倾向于现实的惊悚，比如变态杀人狂、灾难、怪兽、外星人、机器人等等，那是某种物质的惊悚；东方倾向于鬼魅的惊悚，比如莫名其妙的怪事、不可解释的现象、若隐若现的神秘不可抗力等，那是某种精神的惊悚。

既然每个人都有恐惧感，那么，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型，惊悚小说就不能缺席了，它用来探索惊悚、展现惊悚、战胜惊悚。

从功能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猛药，“熟视无恐”，它能够增强读者的抗惊悚心理素质，从而变得勇敢和坚强；从娱乐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辣椒，用来丰富读者的口味。我们不可能天天吃辣椒，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辣椒这个品种，那我们的精神餐桌就太单调了；从文化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

对源远流长的鬼神文化是一种传承；从哲学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是在探索生命、灵魂和宇宙的奥秘……

中国当代惊悚小说依然处于摸索阶段。从上世纪末开始，经过多年的艰难努力，本土惊悚小说终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很多惊悚小说开始占据图书畅销榜，拥有了特定的读者群体。近两年，惊悚小说如同雨后春笋从各个角落冒出来，有优有劣，令人喜忧参半。

当下的惊悚小说基本分两大类：一类是鬼故事，更多流传于民间和网络。优秀的鬼故事并不多见，很多鬼故事停留在民间传闻阶段，没有经过文学提炼，宣扬迷信和血腥，意义消极，大大贬低了惊悚文学在大众心中的形象；另一类是惊悚故事，以鬼魅为表皮，最后慢慢揭开谜底，还原现实真相。我把这类故事称为“装神弄鬼型”。好的惊悚故事抨击人性之恶，现实之丑，在各类题材中最具力量。

我写过十四部惊悚小说，均属于“装神弄鬼型”。其中，我最喜欢《三减一等于几》。

实际上，大手笔的惊悚小说呈现的应该是某种天马行空式的惊悚，甚至没有逻辑。追求严谨，那是推理小说。而目前，中国的惊悚小说家挤在同一条刚刚起步的路上，都在比拼编故事的技巧——不管前面的悬念多么巨大，中间的气氛多么惊悚，结尾都要给出一系列严丝合缝的解释。为了最后能够自圆其说，驴唇对上马嘴，我们的作家总是在绞尽脑汁地重复这样一个工作：造包袱和抖包袱。正因如此，很多作品显得刻意、做作、拘谨、虚假。

在我看来，惊悚小说要上台阶，比拼的不是技巧，而是想象力。

远古时期就产生了鬼神文化，那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。那时期的人类思维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之初，属于孩子式的思维，而我们现在缺乏的恰恰是孩子式的想象力。前路漫漫，让我们上下左右前后求索吧。

最后说一句，虽然我写惊悚故事，但是我希望你们生活中所有的惊悚都是故事。



**说在前头.....001**

**踩生人.....003**

我和她，在生与死的门前，擦肩而过，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。然后，我和她，各走各的路。

**厢房.....013**

阳光照进来。房子里尘埃落定，很清朗。四个书箱子安静地摆放在每个人中间。多年来，我一直为这件事寻找解释。

**恐怖的草甸子.....020**

那哭声裹挟在浩浩荡荡的风声里，断断续续。实际上，那不是哭，是嚎，是没有泪水滋润的干嚎。声调悠长、焦枯、惨烈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**凶杀案.....039**

我慢慢地一张张翻看。有男人、有女人、有老头、有老太太、有小孩……都是陌生的脸。有的人在笑，那笑凝结了；有的人阴着脸，定定地看着我；有的人表情莫名其妙……

**第七名.....059**

他疯了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有失足落水，也一直没有自杀的迹象，为什么突然在艾学锋死去十九年的忌日里投水？这是一个谜。





CONTENTS

# 目录

## 偶人 .....067

这出戏总共两个主角，一男一女。相隔十八年，演出了两回，却只用了三个演员。其中那个女演员是重复的。

## 迷宫 .....085

她的胳膊在我的胳膊上缠绕了几圈，她的腿在我的腿上缠绕了几圈，她的舌头在我的舌头上缠绕了几圈。她越来越紧。我有点发毛了，这样下去，最后她会变成什么？

## 影子 .....111

我要切断这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通向我的所有途径，但是我知道，他在继续向我逼近。我的生活空间越来越狭窄，越来越黑暗。最后，我都感到窒息了，我闻到了骨灰盒里的气息。

## 整蛊 .....141

我忽然想起了女主人讲过的故事：那个东北人，他在黑暗中伸手朝床上摸去，一下摸到了满手的毛——那不是一只狐狸，而是一堆狐狸！

## 午夜节目 .....170

这个卫生间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逃出去，马桶管道都伸不进一个拳头，排风孔还不如碗口大，地漏像个老鼠洞……我肯定，他就在这个卫生间里，正暗暗地笑着，可是，我却看不到他……

## 妈妈你冷吗？ .....204

我坚决不相信那是超自然的声音，是什么锁魂的铁链子。但是，我隐隐有点怀疑：是不是人要死之前，有一些奇特的征兆，只是以前没有被麻木的我们所捕捉到？



## 说在前头

众所周知，我是一个恐怖小说家。

我每天都在研究：什么东西最可怕？

我必须把我的读者吓得魂飞魄散，否则我就失败了。

我觉得，好的恐怖小说不应该受现实的制约，而是写着写着就飞了，天马行空，大惊大怵，超出常人的想象，那才是大手笔。

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。

以前我写的一些恐怖小说，风格接近魔幻，很多地方缺乏理性的收束，甚至缺乏逻辑的支持……不过大家都说，我编的故事挺恐怖。

但是，我很快发现了问题：

不管我假想的故事多深邃，我都不害怕，只有回忆起亲身经历的一些古怪事件时，我才会感到内心发冷，好像头上笼罩着一个真实的阴影，不可挣脱。

我渐渐悟出：真实的东西才恐怖。

就像一个人，他戴上各种各样的恐怖面具吓唬你，你虽然害怕，但是你知道那只是面具。假如这个人把面具摘掉，你发现他的脸和面具一样，那是一种什么感觉？

因此我决定，在你们读了一系列我编造的恐怖故事之后，我老老实实地写一些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恐怖事件。



尽管在这本书中，一部分故事仍不可避免文学虚构成分，但大部分都是真实的，因此肯定不会像编造的故事那样奇巧、圆满、前呼后应。

不过，我想你一定更愿意看这样的书。

我也是。

## 流水账

我出生在黑龙江北部的一个小镇，叫黑龙镇。

那是1967年的事。我属羊。

以前，我在文章中称那个镇子为“绝伦帝”。

黑龙镇位于松嫩平原上。我从小到大没见过山，也没见过海、江、河、溪，我见的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地。

那里的天蓝得像童年。

两条沙土公路从镇子中间交叉，成了十字街——我们那里把街叫“gāi”。

黑龙镇有政府、信用社、电业所、邮局、卫生院、供销合作社、兽医站、木工厂、铁工厂、皮革厂、中小学（没有幼儿园）、粮库、油厂、道班……

五脏俱全。

我出生在西北街的一个厢房里，土坯房，如今已被扒掉，连个遗址也寻不着，早盖起了新房，红砖青瓦，极其爽眼。

我是正午出生的。

当时，天气十分晴朗，我家屋前屋后的向日葵金灿灿地盛开，艳丽无比。





## 踩生人

我的童年很压抑。

黑龙镇绝大部分时间都停电，天黑后，星星点点的油灯就亮起来，我和伙伴们在外面的泥土中玩得正起劲，满头是汗，就传来母亲尖尖的叫声：“东子！——睡觉！——”

想起那遥远的情景，幸福，而且悲伤。

回到家，家里黑糊糊的——为了不让蚊子飞进来，家里人早早吹了灯，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节省灯油。

漫长的黑暗培养了我超凡的想象力。

我躺在黑暗中，静静地聆听：

窝里的鸡挤在一起，它们站着睡觉，好像谁踩了谁脚，偶尔有一声含糊的嘀咕；

懒懒的猪在圈里“吭哧”；

无精打采的狗吠；

酸菜缸里的水冒了一个泡；

什么昆虫在窗子上扑翅；

房檩好像不堪重压，“吱呀”，呻吟了一声；

哪个邻居家传来清晰的呼噜声；

远处有一个人喊了一句什么……

我长到七岁的时候，一天晚上，我在家里的一只箱子里翻出了很多陈年照片，在油灯下看。

油灯在黑暗的重围中疲倦地眨着眼，灯油味刺鼻。

大多是一些黑白的老照片，已经泛黄，上面的人我都不认识。照片里的年代、地点、人物、衣服、表情……十分老旧。

“这是你爷。”我妈说。

照片上的老头穿着一身黑衣黑裤，正襟危坐，一脸死板。

“这是我爷啊？”

我妈想了想，似乎不知道怎样对我说。我爸插嘴说：“这是你亲爷。”

我似懂非懂，继续翻下去。

我妈又指着一张照片说：“这是你姥爷和你姥姥。”

照片上的姥爷和姥姥同样穿着黑衣黑裤，神色严厉、冷酷，好像我做了什么错事，或者是父母做了什么错事。

他们已经死了很多很多年了，我一面都没见过。

我害怕他们的眼睛。

他们结婚时就是这样的眼神吗？当时我这样想。

“这是谁呀？”

我指着一张照片问我妈。照片上是一个老太太，长相和神态跟姥姥有点像。

“这是……你姥爷的表妹。”我妈说完，转头问我爸：“东子应该叫她什么？”

我爸想了想，不确定地说：“叫姑姥吧？”

黑龙镇的人不流动，不是血亲就是姻亲，远远近近的亲戚像树的根须一样，像“姑姥”这样的亲戚，实际上已经淡如 waters 了。

我家之所以有姑姥的照片，是因为乡下人有收集照片的习惯，亲戚的、朋友的、邻居的，密密麻麻镶满一相框，挂在墙上，当摆设。

我端详着照片上的姑姥，忽然感觉这个老太太有点眼熟，



好像在哪里见过她……

有个老太太，曾经在供销社门口，给过我一根冰棍。当时，她的冰棍没卖完，天却下雨了，不可能有人买她的冰棍了……不是她。

过年时，来了跑早船的，锣鼓敲得欢天喜地。我往人群里钻，不小心撞了一个老太太，她回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……不是她。

我发烧了，半夜里我爸背我去卫生院打针，走在黑糊糊的走廊里，路过一个病房的门，我看见脏兮兮的床上躺着一个老太太，面色苍白，双眼充满绝望和哀伤。护士说，她要死了……不是她。

我努力地想，终于没有想起来。

那应该是一个很久远的记忆了，她曾经在我的眼前一闪而过。我七年的生命里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镜头，我无法捕捉到她……

“姑姥现在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她早死了。”

“可是，我见过她呀！”

我妈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你在哪里见过她？”

“我想不起来了。不过，我肯定见过她。”

我妈看了看爸爸，又看了看我，说：“小孩子不要胡说。”

夜里，我在黑暗中听见我爸我妈在低声说着什么。他们以为我睡着了。

我迷迷糊糊，感觉他们的声音极其诡秘。我听出来，他们好像在说我。

远方，有一个小孩隐隐约约在哭，哭得极其缓慢，极其悲惨，肯定不仅仅是找不到家了的问题。

前面说了，我出生时是正午，向日葵金灿灿地开放。

在我出生前大约半小时，我妈正在炕上爹一声娘一声地叫，有个人坐在我家门口号啕大哭。

是个疯子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

他大约三十多岁，满脸灰尘，穿一身破败的棉袄棉裤，里面是空的，连个背心都没有，光着脚，脚上都是皴。

他哭得十分凄惨，好像有一个大悲剧就要上演一样。

三两个过路的人站在他旁边看热闹。

接生婆悄悄对我爸说：“这件事有点晦气。”

我爸却不在乎：“一个疯子，别理他。”

邻居家有个少年放狗去咬疯子。

狗是势利眼，一条狗冲上去，左邻右舍的狗都冲了上去。看热闹的几个人惊惶逃开，而那疯子继续号哭，连眼睛都不睁。

奇怪的是，那几条狗并不理疯子，而是猛扑那几个逃跑的人。直到那几个人跑远，它们才折回来，围住疯子。

你咬棉袄，我咬棉裤，疯子被拽倒在地，腾起一片尘土。

他爬起来，脸上就有了血，他哭得更惨烈了。

狗的狂吠，人的哭号，搅和在一起，那一定很揪心。

终于，少年的家长看见了这一幕，大声喊道：“快把狗叫回来，一会儿出人命了！”

少年这才跑过去，把几条狗弄了回来。

那干枯的号啕声一直响在窗外。

正午的植物都蔫蔫的，无言地倾听。

我出生时，听说不是很顺利，接生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拽出来。我弱弱地哭着，接生婆忙活着为我剪脐带，洗血水。

那一刻太紧张了，谁都没注意到疯子的哭声什么时候停止了。朝窗外看去，他已经蹒跚着离开。

三个小时后，有个老太太走进了我的家。



那时，完成了任务的接生婆已经走了。我躺在“悠车”里（东北“四大怪”之一：生个孩子吊起来）。我妈倦倦地睡过去了。

这个老太太就是“姑姥”，她本名叫李香枝，就住在我家后面。

她成了我的“踩生人”。

我家那儿有一种说法：一个孩子出生后，第一个来串门的人就是这个孩子的“踩生人”，据说这孩子的长相、性格和命运保准像他或她。

谁知道冥冥中“踩生人”跟这个孩子之间有什么黑暗的关系。

据说，李香枝年轻时就成了寡妇，再也没有结婚。

不过，她的房门虚掩了一辈子。

我只想知道，难道我的一辈子会有她那么多机会？老天在我经历一切一切之前，缄口不语。

有一点我跟她很巧合：她最爱讲吓人的故事，满肚子都是。

黑龙镇流传着很多吓人的故事，绝大多数发源于她。

我听大人讲过一些，现在都记着，那绝不是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子不语》、《镜花缘》、《搜神记》上的故事。我想，那都是李香枝“原创”的。

（我有个故事叫《看不见的女婿》，就在这套书的哪一本里，据说最早就是她讲出来的。）

她并不知道我出生，她是来我家串门，进了门她才知道我妈妈已经生下了我。

当时，我爸在外屋为我妈做饭，小米粥拌红糖，还有煮鸡蛋。当时我妈睡着。

“隋景云生了。”我爸说。他的声音很大，因为李香枝的耳朵有点背。

我妈叫隋景云。



“生啦？男孩女孩？”耳朵背的人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大——她以为别人听不到。

“男孩。”

“我看看！”

李香枝一边说一边挪着碎步进了里屋。

她进了里屋，很快就出来了。从时间上看，她可能仅仅是凑近襁褓看了我一眼。

爸爸一边盛粥一边大声说：“你进去坐吧。”

“我回去了。你好好伺候隋景云吧。”

她走到门口回头大声补充了一句：“周羨春，你家小孩的眼睛黑亮黑亮的，还看我呢！”

这是我爸听她说的最后一句话，那天晚上，她就一命归西了。

那天晚上停电。她侄女松生从外地来看她，住在她家。松生是黑龙江农业大学的学生。李香枝死时，正和松生在炕上说话……

李香枝的身子骨本来挺硬朗，看上去再活十年八年都没事。她的死引起了黑龙人的许多慨叹，关于生和死。

我长大后，见过一次松生。那是1990年的事，我退伍回到了黑龙镇，她对我讲了一些李香枝死前的细节。

她说，当时李香枝还送到了我：“老周家那个小孩的眼睛黑亮黑亮的，还看我呢！”

在李香枝死前大约半个小时，松生听见窗外有人笑了一声，松生吓了一大跳。

那笑不是造出来的，就像一阵风吹起浪花，自然而然，就像突然遇到一件喜事，情不自禁地爆发了出来。

松生小声问：“姑，谁在窗外笑？”

李香枝看看她，大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窗外的人又笑起来，那声音不大不小，正好她可以听得见，而李香枝却听不见。